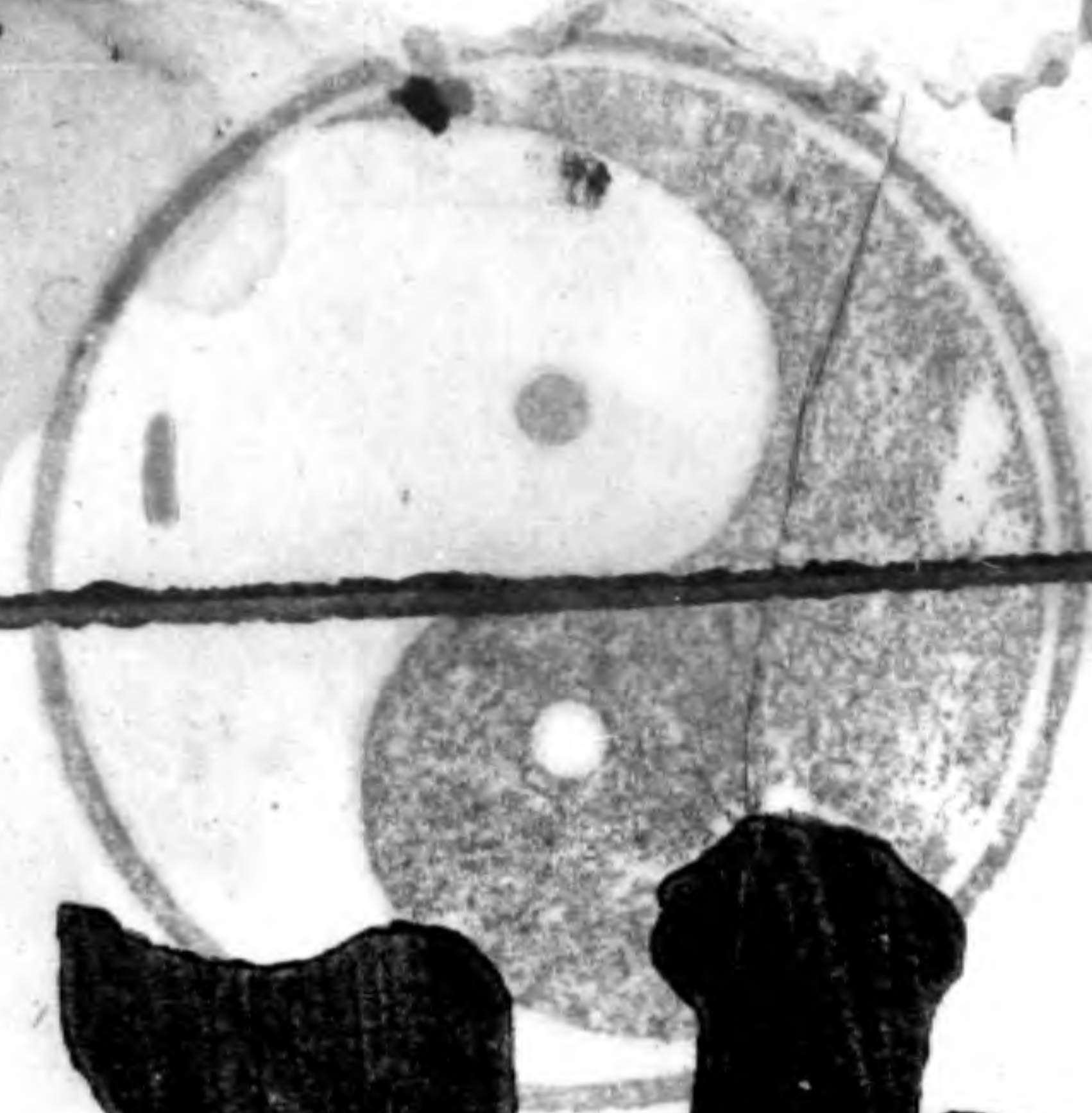


福

陸羽明先生著

詩

通



陸羽明先生著

詩通

書林李少泉梓行

詩通自序

經旨為句說而清多矣猶不能清毛氏詩何也詩之義或顯言之或微言之或正言之或託言之或反覆言之或叅幾言之總言人情所欲言而又以韻為體章各分韻以叶成章依陳

諧聲一情指自見冰若他經專說道理
任後人之窮深極微以究合者也紫
陽氏說詩亦重叶韻說道理處絕少
故所集詩註比他經集註特長其微
不滿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謂微言託
言波變風刺淫之說槩認為淫變雅

述美之刺即判為美耳要至卷之止
在詩柄而於詞義無礙依文析義原
是舉業家譜而詩義無欲以其聲韻
度為筆下之韻舍詞義安所求之照
少從先子受詩以是口傳先先則畧
標大指於書頭令予更將朱傳尋繹

無從見所謂講說也已丑始從錢氏
整得一二種畧處則畧繁即太繁衰
以臨見附於先先所標之後於考證
猶寥々耳後見晉陵徐氏翼說乃思
涉獵序傳箋疏摘正粹者筆之嘉偶
有會及有聞於友人皆筆之他如商

周書之道通於雅頌在國之道通於風三
禮之道通於祭祀燕饗者隨閱隨記積
之數年書頭塗註殆盡無非期擷管
寸微有根據不致紕謬畢露而已後
先錯雜未遑恤也壬子北征付兒曹
分錄以當工課稍有倫次遂為書肆

物色因予告以果欲灾木須為伊整
頓一番而止休沐之辰擬依紫陽系
章小註補以爾雅毛傳鄭箋孔疏為
註而逸者次乃錄紫陽總註証以小
序最後乃綴以家庭所聞與管窺所
見合而成編使讀者一開卷而專門

訓話與大儒把柄了了在目參觀互
證於經學不無少裨而俗緣黜之不
休迨蓼莪既廢心緒鬱然不堪作此
瑣細工夫無以謝肆中人聽予持初
稿去總之近世經學無非為闡中一四
義作計厝意甚遠取資甚優如予向

之粗如料理間有筆記即已是迂是
愚矧愛求多乎哉風雅未淪濁博代有
揚於緒正何患無人姑識予初意如此
戊午夏日海虞陸化熙羽明甫書於
用拙齋中



詩通國風卷一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男

休徵 明徵 編錄

關雎

此詩全是宮人寫其一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己之詞蓋平
日見君子之德已真而求配適得此淑女一時思想如此
君子真須得如此人配他而如此人豈容易得使我宮中
人向何處去求除非是夢想今幸得之豈能不受且樂而

無可拈寫。有托之琴瑟鐘鼓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政是風人妙境。若如後人說詩。認定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則泚女之窈窕。見之且難形容。未見豈能懸想。憂從何生。况大邦有子。文定吉祥。其來已非一日。亦何事懸虛勞。此寤寐為哉。朱注于求之友之樂之。俱下則當字。最識此意。關。睢鳩一句。已起得窈窕二句。在河之洲。不過以足上句。而洲字與述字韻叶。窈窕訓幽閑之意。便見非幽閑。可盡添出貞靜。又屬窈窕源頭矣。幽者淺露之反。閑者輕躁之反。不可指為德。亦不宜直指為容。大約就容儀動靜間摹寫其德性。若此。淑亦是渾成字。不須頂着窈窕總之女

字。及君子字。俱不可不認。得女字。則知太姒許多盛德。俱含其中。而全無形迹。認得君子如何面目。自知這箇配匹為恰好。凡所謂和樂恭敬。及宗廟內治等語。與窈窕好述。全不相干。女上加一淑字。述上加一好字。便躍然有喜樂意。

荇菜柔順芳潔。可羞神明。故以興淑女之當求。左右流之。只是沿流去求。未有定方。且未見有荇菜可採。故以興未得而求寤寐求之。揔括下求之不得四句。服與服膺義同。轉之留者。欲轉而不轉也。悠哉悠哉。寤寐思服。起下輾轉反側。俱跟寤寐求之句。一直說下。以形起。既得之喜。

○左右采芼，無所不用其采，與烹芼也。故亦曰無方。友之樂之，是自家友樂泚女之情。借琴瑟以寫之也。琴瑟絲聲，有婉婉媚順意，則云親愛。鐘鼓金革聲，有宣揚蹈厲意，則云娛燕。不分淺深，亦非所謂尊奉無已，只是心上摧折湧躍，不能自己，而如此疊咏耳。

芼覃

此詩說者多，以治芼為主，尋味語脉，却以為特歸寧，而追叙芼之生成，與治之之事如此。蓋后妃以親執女工為常，何知其久且勞，只是一日未畢，一日不得歸寧，未免隱隱關情，則殊覺其成為可幸耳。如此看，方見渾然語脉，而諸

美自備其中。若依時說，則視芼反似太難，而帶上歸寧，政似贅疣，且幾于自誇孝敬矣。

黃鳥飛鳴，只間三點綴，芼盛時光景，非必以此動女工之思也。註中鳴于其上，亦不必泥。是刈二句，正所謂親執其勞，然須看得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斬伐，一絲一縷，皆親為之，則呆矣。當作親董其事，如三縹之類看。服之無穀，是須道其心之所期如此，非就垢穢時言也。註意不須入講，大約勤勞愛惜意思，俱在言外。古者婦必有師，以學事人之道，所謂姆也。告師氏，是以歸寧告之。告言歸，則師氏轉告君子也。私衣札衣，不必是芼。

寒澣害否。卑承礼服言。只是自家料理。非與師氏商議。薄
中且曰字。是體會后妃自擬聲口。兩將字宜玩。末要
際收幸。得葛成意思。

卷下

采物登高飲酒。总是托言。以嗟我懷人為主。實彼周行。真
采者于不采。中間二永字有意。蓋君子亦安能不思。只
要稍寬懷耳。姑字亦有深味。馬是駕車者。僕是將車者。
云何吁矣。言我當如之何其憂嘆乎。憂嘆之極也。搃來上
三章。只是一意層疊言之。○首章不是已采物。方嗟懷人。

後三章亦不是因登高不得。方思酌酒以解。總為懷人在
念。則采物登高飲酒。都無興緒耳。意言在外。

摻木

三章總以卑順受益為興。樂只即指逮下之德言。脉在
衆妾意中。而不出諸口中。履即踐履之履。視履考祥。自然
行與吉會。故不曰祿而曰履也。纍是繫于其上。綏有保定
孔固意。與維繫相似。荒是偏覆。將有陰扶。默助意。與偏覆
相似。縈是旋繞之周。成有萬福。完聚于躬。無有缺。隨意與
盤旋相似。通篇意無淺深。而層疊歌咏。藹然見無已之願。

蝨斯

此詩總是嘆和氣之致福而層疊言之。說螽斯即是說后妃。不須另點正意。說群聚之和也。既化而齊飛。則和聞于聲。故曰薨。既飛而歛翼。則和見于形。故曰揖。子孫是已。然事故曰宜振。以壯盛言。繩以生育不絕言。藝以盤聚無盡言。字畧有別。通章精神全在三箇宜字。

桃夫

桃之夫。便含着時字。守貞待字是正。嘉會合禮是時。詩中無此兩意。但當時風教之美。大都如是。而詩人見此于歸之女。想見他是一個賢女。故嘆而美之。

兔耳

此詩不須泥賢才衆多。只就所見。且兔武夫之才。層疊嘆美之耳。註中雖字猶字俱贅。且兔即如莘野之耕。渭濱之釣。豈是賤業。古人出為名世。處即守其常職。大率類此。要知因所事以起興。不可講像賦體。丁干城止韻叶中林腹心便相關矣。施置不一其處。與干城好述腹心。不可一端窺測。亦復相應。參得破時。則堪受干城之寄者。豈不即是好仇腹心。

肅。是網罟。網舉目張之象。我謂之概。概入地。張置其上。也。越。非贊詞。以大槩摹他武勇之狀。亦不必謂是推魯少文。公候二字亦要認。蓋才只堪對付別的人。猶無奇

耳。公侯何等謀猷。蘊籍猶足為其倚重。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等樣才。干城是借用字。大約就壯猷。碩抱。足以折衝禦侮。說杆外衛內。一串看。仇不應作匹偶。說即元首明股肱。良有是君。有是臣意。腹心是情投意契。足任公候。心膂之托。非即是同心同德。亦非止謀猷相合也。好速腹心。總脫才字。不得。

采芣

小序曰。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疏曰。天下亂離。兵後不息。裁躬不閱。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婦人知此。方見采芣之采。非無為。而相樂亦有根除。

却平。賦其事外。別無相樂意思。采有採將。結禴。逐字緊頂。直下。採者拾其穗。將則取其子。而棄其穗矣。結禴。須想其無心自適之狀。蓋初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取。何以携歸。隨其采之多。而處置之耳。和平無事先景。溢于言外。

喬木

此詩要識得反覆嘆羨意思。通重在不可求上。興以喬木。翹楚。皆取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永。見凜不可犯也。註中端莊靜一。是想像其所以不可求。全就游女身上令人望而知敬說。若認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地步先低矣。不可泳。不可方。亦緊靠着漢廣江永。不為泳之方之者說。

咏以絕流橫。疫言故屬廣。方以順流上下言。故屬永。刈楚有愛。其翹然于薪中。而忻然從事。意之子于歸二句。是預擬之詞。從來將秣馬作願為執鞭。亦所忻慕一例。迴讀雖工。終屬未妥。此還是以禮適人。馬服御良光景。而不可妄求。意在其中矣。平。看此詩。則不可求思之求。正是求我庶士之求。故下二章。遂言之。子于歸。蓋求之而自歸也。與吉士誘之不同。秣馬是于歸時實事。說詩者只為欲見被化。強為秣馬之說。看詩人語。却尖巧。不知即如此看。其被化亦可想見。

汝墳

此詩曲盡久役初歸。款。慰籍情況。註中追賦。只指首章言。通章亦不專重父母死。此。想。是。慰。解。積。勞。之。深。情。耳。○伐條枚條。隸非為紀時。而時序自見。墳訓大防。蓋防以禦水。其狀如墳也。怒訓譏。意參小弁。訓思。兩義。方備。蓋入饑而思食。其意怒然。思君子之切。如重饑而思食也。便有怒避棄意。棄不是拋擲。照下。王。室。如。燬。真。有。旦。夕。難。保。相見無期之慮。此以自慰。下節遂慰君子。取喻魴魚。見君子筋力之弱。頰尾。見形容之憔悴。蓋二年之別。覺顏色有大異。去時者如燬。就役事不息言。父母本惠鮮。懷保說。孔。運。即。有。怡。有。恃。可。瞻。可。依。意。蓋。民。望。仁。君。

在上。近。固。近。也。遠。亦。近。也。不。作。地。說。亦。不。須。說。到。忘。勞。還。是。慰。以。身。雖。已。瘁。後。雖。尚。繁。猶。有。父。母。可。恃。賴。耳。

全詩以親疏為次第。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是上一層。話頭。只重在以麟趾定角。與子孫宗族上。如言仁厚之化。得于家庭。便是于嗟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為麟。非嘆其同于麟也。王者之瑞。亦自麟而言之。文王方服事殷。作詩者。豈如後人稱說符命。預期以與王。須說得渾融。

鵲巢

婦人之德。無非無儀。故取與于鳩性之拙。通詩未嘗說出。

德字。而其宜有此盛禮者。則德也。居之謂始來。據之。方是居之定。盈是居之滿。詩本以鳩言。註言衆媵姪娣之多。則以詩之寓意言也。御是夫家。將是女家。成字兼送迎而成。于歸之禮言。見得無曠儀。無缺典。非止成送迎之禮也。百而雖是車。而儀從俱載于車上。故註又指出娣姪以貼興意。章旨却不重以。

采芣

序曰。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註所謂能盡誠敬。前則會于采字。用字中。後則在僮。初。初上見得。總要見公侯主祭。夫人相之上意。祭統云。君純。

冕立于阼階。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即所謂用之公侯之事之宮也。事在宮中。先事後宮者。先戒其事而後入宮。入宮而後薦。而後徹。禮之序也。亦以為立言之序。

于以采蘋二句與于以用之二句緊相呼應。箋曰。于以猶言往以也。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董其事。即是躬親。蘋似艾。秋香美。可生食。冰水產。沼池之曲者。沼即池中之水。猶云采蘋于沼之水也。爾雅曰。小洲曰沚。公侯祭祀之事。不止薦豆而蘋則于此用之。被之二句各一直說。下言如此其悚也。乃風夜在公以

薦蘋也。初、亦然、只重、僮、初、風夜旋歸。不須多說。僮者步雖移而被不動之狀。初者行有節而被無急遽之意也。俱要點與公侯之敬相協意。昧晦未分為夜。天光向晨為風。是一時事。非自風而夜也。凡祭必晦。入晨出家。禮所謂質明行事。

草蟲

全詩以未見而憂作主。草蟲阜螽薇蕨。是一時所感。皆君子去時所未有者。而今忽見之。故曰寔見者。見其顏色。觀則有接遇密邇意矣。冲者懸而放不下。降則放下字義緊相叫應。愒而惋傷悲而夷皆然。亦既三句是擬議之

詞則字氣重。必既見既觀。我心始降。而今猶未見也。使我如何不憂乎。陟山只是起。下采物不重望。君子意夷平也。心傷悲則失其平。不傷悲則平矣。須知盛時獨居之憂。其詞氣與衰世迥別。

采蘋

此詩以有齊。一句倒攝上三章。采而盛。而湘是循序。筮莒錡釜各一器。不相混。是有常嚴敬整飭即此意也。大夫大夫之始祖。蓋諸侯自嫡子以外皆為別子。別子始為大夫。繼別子之嫡子。世為大夫。則立廟以祀之。是為宗室。若諸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

祀于宗室矣。室制南向。而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為奧。神靈所棲之地也。所尊者居此。故所奠亦在此。奠是陳設。此蠶。漆尸之。藜頂奠字來。

甘棠

此詩為思召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惡德字。并愛樹。亦不知何以愛至此。說詩須會此意。斧斲曰伐。手折曰敗。低屈之使不得遂其生。曰拜。字義愈淺。愛意愈深。勿非禁止之詞。純是不忍意。是上召伯句。是直指此樹之當愛護。非推原所以當愛也。菱懋說只是循行時偶息。其下不作布政于其下說。

行露

全詩總是女子自述其守禮遠嫌之志。不必認作絕人語。下章亦非是怨語。大抵強暴有求而不得。遂起訟獄。雖其貪淫之常。亦女子之妄動。有以致之。故平日須以禮自防。即人以非禮誣我。亦只是以禮自守。行露風夜。俱是寓言。速獄速訟。亦未然事。合而觀之。則畏多露者。即畏雀。角鼠牙。一流人。不畏訟獄者。即多露沾濡。無柰我之不出何也。○風夜只是清早。不必分風與夜。誰謂二字。不是就他人言。當時召伯聽訟。何至使貞女被誣。猶云那個說道雀無用。也將甚麼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角也。強

暴之速入于獄。豈待有家哉。角音鹿。嘴尖也。牙為壯齒。是齒之大者。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墻。事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雀淫物。鼠貪物。故取為強暴之興。無家速獄。蓋多露之可畏。至于此。只是能不風夜以自取辱耳。盡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

羔羊

羔裘大夫居私朝之服。私朝與燕居不同。縫中突兀為純。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總是以絲縫裘。因以為飾。委蛇義取委曲和婉。與逶迤義亦相通。服有常。即是節儉。若正直。則在委蛇上一層。蓋惟其正直。方能從容自得。

也。正韓詩所謂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故能委蛇而自得。說此詩，只須順文體貼，自然見得節儉正真，不須推原。○革者毛毳而革存也，絳者革敝而絳見也。晏子一

終其雷

序曰：殷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造改不違，寧處其室，家能憫其勤勞，勸以義也。

三章一意，無淺深重思念意。三何字，最可玩。殷，輕雷不動聲也。雷，照上斯字。南山，照下斯字。在照，違字。殷，照莫敢或違。此反興也。行無二三，曰信無刺薄。曰厚，下振，二

字有許多思想深意。早畢事，是朱子代婦人周旋語意，見不以私廢公，亦本小序勸以義意。

標梅

此詩一節，緊一節，然皆一時之言。蓋恐懼之心，勝不覺言之轉切耳。標梅是梅之初成實而落者，蓋花繁實多，始結則僅可存十之七，久即僅存十之三。正桃夫已過時也。莫作熟梅看，傾筐墜之，亦是違遽意思。如此未必遂是實事。求或重在以禮上。迨古迨今，皆是行婚聘之禮，謂則始先定約，徐俟禮行，即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曰庶，是未定之詞。士是知禮義之人，迨有違，恐晚之意。正其競，自

守之深慮也。

小星

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不如。與已之感恩。只以勤勞歸之于命而已。安命正其感。思深處。一道破便無蘊藉。即說命亦須得心和氣平之象。若少激切。便似怨命。要認兩實字。有貼然尊奉。毫無牽強意思。后為太陰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于星。以稀星三五之少。與夙夜往來之頻。原有取義。見星而往。是夜而初昏。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在此兩句。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視

夫人專夕之逸。則不同耳。

前章言在東。而參昴舉西方二宿。是東西對舉。以參昴二宿。與衾綢二物。亦有取義。蒙上在公言。○按內則所謂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是不敢當后。在君所之夕也。后在君所。正內治。五日一休。嬪始與其御進。雖值后之不在。而其御日莫敢當之。非以通宵進御為當夕也。見星往還。仍是通宵。但進子女君五日休沐之期。又必女使授環致齋。澣濯。邀慎自衣服。以及綦屨。進則承恩寵于貫魚。掌印叙于燕寢。退則候鷄鳴。奏于階下。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之比女。君多如許。敬慎勤勞。抱衿與綢。即掌御叙于燕寢事也。

余禍是君所寢大被女御或抱余或抱禍以進于君是其職也。但使值女君之妬忌則雖欲循其分以效其勞亦不得矣。故為可筆。

江有汜

此詩作于迎時全。是慶幸之意。三不我虞辭氣和平。興各止三句。江決疑于長往。而到末猶然復入。江流似不能容。二水而有岐。則渚亦以成。江之水似不能波及別處。而流長亦有別派。總見不能獨行。反興嫡之偶然獨行也。悔處嘯歌。皆是賸行時。還想正嫡如此。于禮未安。故悔。幸與禮合。故慶。未安則憤。故嘯。已合則樂。故歌。嘯歌一順說。側重

在歌。○諸侯之媿。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則還待年。父母之國。

野有死麕

此詩三章語意。只作一章起伏。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過此則標有梅矣。是以當春有懷。興意言不潔之物。取之尚以茅包。况女子懷春。乃情之正。而顧以非禮誘之乎。次章以三句興一句。是詩之變格。如玉依註。以色言。亦有不假粉飾。不受點染意思。以撲檄藉死鹿。而束以白茅。見人之厭惡也。女而如玉。則係人之欣喜矣。而誘之則豈禮哉。便起

下意舒而脫，非教他以禮來。分明教他莫來。猶云爾且度禮義而無急遽也。無感悅，是不得近身。無使尤吠，是不得近家。無字猶言不得如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據此則末章是詩人托為女子之言。

何彼穠矣

此詩要會時人望見王姬下嫁，聚觀贊嘆光景，不挾貴執婦道等語。此際具無用處，却須倒說平王之孫一句，認出王姬來。平王即文王，以德能平正天下，故名肅雝。是文王家風為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和敬。但見車之馳驅中，度中和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人之

敬且和。故設為問詞，以為此之肅雝，乃為是此人所乘之車也。不驕是肅雝前一層話。執婦道是雍肅落一層話。下將平王二句，反覆咏嘆，亦不必泥着婦道說。只為前一乘是親迎之車，後一乘是下嫁之車，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豈不俱在眼前。此其家世何等稱，昏配何等合，故興意再發。兩問俱有咨嗟嘆賞意象。言男女之稱而先女者，先君而後臣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者，先夫而後婦也。次章重王侯二字，末章却要輕此二字。

騶虞

此詩只是即春田所見，而嘆仁心之自然，允至仁無心。群

生庶類。即其心。有一物之不遂。固屬慘傷。求是物之必遂。亦屬勉強。惟滿腔是仁。而物各取之。如彼為葭為虱。自蒞自蕃。而我若無事焉。乃見仁之自然。故直以騶虞嘆美之。推本仁恩及物。便落仁心後矣。更推仁民之餘恩。益贅皮。下吁嗟。亦不用轉。

葭、澤草、蓬、陸草。四夫為一發。偶一夫。疊雙。乃得五。貳。

栢舟

全詩並未嘗有不得于夫字樣。味首二句。只是一堅貞為質。失其所依。因此備受侵凌。只有隱憂而已。次章亦原是沈流清。匪石匪席。不離栢舟意義。惟上二章正是隱憂。

中苦趣。不得不明。說出也。

首二句。只一亦字。便含愁無限。耿。四句。一氣直下。憂而曰隱。有未易語人意緒。大全云。人有所憂。則其心耿。然惟于憂之路上。分明耳。其他固不及也。本是隱憂。而加一如字。悽愴更深。

附一

不可以茹。只寬。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說。暗引起下章。自反意。以身事人。原無以兄弟為據之理。愬而見憫。庶無故疎棄之情。猶可稍紓耳。怒非情薄。是以正義相責。不可把兄弟說壞。

不可轉。是安貞不屈。撓意不可卷。是正直無詭。隨意全備。

為富全備而從容中禮為閑習。兼二意。纔是棣、此六語。是展轉求自己。所以無依之故。非揚己也。與上節匪鑒相應。憂心悄悄。根自反無缺而不得所依來。此雖群小憚然相得。亦難自寬矣。而見我無依。方且以愠遇我。反若得過于彼者然。由此媒藥中傷。是謂覲閔。由此而褻慢侵凌。是謂受傷。且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如此。豈情所能堪。所以思之而拊心也。靜思對人前。隱忍言。有取冤苦根因。一奔操到心頭之意。纔寤便拊其心。自怨自艾也。送訓更直是更易。不止更代。日月非真更迭而虧。待以已。

意假說言之。心憂二句。承上起下。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狀。註中煩寃。是心煩而負屈。躓眊。心皇惑而亂也。不能奮飛。是憂之極。而為一決絕之詞。非義不可去而安之也。照如匪句。自得其解。○按小序曰。柏舟。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則此篇未必是婦人之詩。

綠衣

此詩比柏舟愠于群小不同。全是憂夫婦之變。而思善處之道。首以表裏比。出顯之失序。次以上下比。尊卑之失序。心憂不須推其流禍。觀下兩章。只思處變。則憂亦際預各。

章上文遇寢難處為是。幽微是安置廢棄之意。既已幽微勢必至妾居其上。不必拘失所益甚。

沈平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貴于各得其所。用之道耳。取得作者婉約至意。

綠惟為絲。所以治之。妾惟少艾。所以嬖之。此人情之自然。莊姜已體察到此。不用註中汝又二字。至自比于寒風之

絺絺。益怨已諒人之極。不待取法古人。已能泰然安之矣。前思古人。根妾之見嬖來。蓋嫉妬由以而生。未免處失其

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處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後思古人。根已之過時來。蓋自揣冷淡光景。原無爭寵

之心。故思古之善處此者。若我有此意。而為古人先得也。俾字與實字遙相呼應。下一實字。覺有欣然會意情景。

燕燕

通詩以于歸兩字為主。之子于歸。以夫亡也。以子猗也。歸

極苦矣。而送其歸者。遭際同之。危疑方迫。悲人亦還自悲。

此豈若尋常臨歧。但步。惜別而已乎。故前三章言遠送。

言瞻望弗及。意皆雙關。不敢說出。而未章言任。只言先君

之思。省尾與自己關切。深情畢露。但詞若思仲氏之賢耳。

○燕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離別之興。每章首言燕

燕。便影着已與媽相依光景。差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

也。頡頏飛相上下也。上下其音其音相應和也。皆取其若不忍離。大歸者一往而不返于衛也。作文說不出此意。而却要會此意。婦人迎送不出門。別有深情。是以遠送。此別堪為慟哭。而州吁方阻兵安忍。則有泣而已。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路岐情景。實字絕有味。政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賢意矣。任是以恩意相孚契。在平日嫡妾相與上。單提此字。便見感念。因而念其立心如此。持身如此。淑慎謂善能謹守其身。溫惠即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淵慎所從出。終字亦認先君二句。是追憶其平時相勗語。此意的是所見者。

大。所期于莊姜者遠。而又深合莊姜本懷。故最可念。

日月

此詩重不見答意。以定字為骨。定正與回惑反。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閨門之隱也。其呼父母亦是呼日月之詞。每章末二句俱有冀幸一悟意。不古處即是心之不定。而不我顧。胡能二句。蒙上句來。末句又緊根。胡能句來。顧眷顧也好。和好也。德音是言。詞顧我則笑之類。然皆出于戲慢。故曰無良。猶今人云沒好說話耳。畜我不卒。猶今人云爹娘養我不^{到頭}。而意則直指夫之不得。蓋未有女子從人而父母養得終身者也。

終風

此詩說風霾曠雷即是說莊公。與他處比體不同。須體會不敢斥言口氣者言狂暴次言狂惑皆一句為比三言狂惑不開四言狂惑愈深皆二句為比意雖一步進步而篇首提一終字已含復蔽愈深意矣。顧我則笑只消看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不過是戲謔洩浪笑兼之教而已。

霾訓雨土爾雅所謂大風揚塵自上而下也。蒙霧是蔽塞不開之意惠然肯來即顧我則笑一例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此語寫得癡態酷肖勿泥註

但又有三字

在感暫開在不旋日內看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曠如故矣憂能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曠不須帶風霧說願言則曠猶甘心看疾之謂

曠以喻感也。以喻狂也。疾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曠之陰也。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故以比狂惑愈深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能揮也。

擊鼓

通詩皆危苦愁嘆之詞以南行為主首二句側下鼓聲鏜然正用兵所聽也擊鼓用兵非戰時事只言從軍之所為

如此土國二句不重後使不場只言彼雖勞苦而無鋒鏑
之憂見已之尤苦也說者俱謂不應說死亡予則謂兵凶
器戰危事正為中人所甚諱所以只說個南行而意已畢
露何妨就此摘破若憂心以下更點一死亡語即節之失
神矣

次章露出伐鄭本其南行之故也即左氏所載州吁備先
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事時陳與衛和睦宋與鄭有仇故
合二國之兵與之伐鄭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圍鄭又止
五日而以死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
居坐所安也處行所止也居常處暫總不是行伍中當居

當處之所與喪馬分三項味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蒙上
憂心來所謂無鬪志者是說詩者之詞非軍士口中語末
二章亦總是此離次時閒思過慮只疊上說下
契合也濶離也死生合離俱不忘棄是約誓渾成語不必
為下文不言死生苦將四字串合執手二句即成說時
繼續叮咛語不作兩開不我仲亦原就不我活脫下須領
其憂危之神

凱風

此詩之不顯親惡人皆能言之而謂語中有意于隱亦傷
孝子之心

首章凱風二句比親之養子棘心句比子之未成末句只
就幼時說。次章以毋子應凱風棘薪故屬興凱風長養而成棘薪是
風美而材不美也以興母善而子不善聖善猶云通明賢
曉無令人猶云無一克肖子也且勿露不能養親悅親意
毋不安室是必子不能養又不能悅故下二章兩言有子
七人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毋氏
勞苦直指子不能養與上劬勞不同末章莫字全是自怨
艾意。

雄雉

全詩以懷字為主。末章正是善懷。屬首言阻隔只是遠行
次言實勞我心。又次言怨。我思俱舍恐其不能自善意
直至知德而減。則伊阻者不遠。不來者能來而懷思可少
寬耳。註從後該得廣。不止說從軍。
自貽伊阻。以君子急于公義。盡瘁事國。詭自貽二字。宛有
味。展矣二句。聯作一句看。猶云誠哉君子之實勞我心耳。
根上伊阻。舍下保身。瞻彼日月二句。是言已之思隨日月
之往來。而俱長。瞻字緊關思字。蓋眼見日月之升而沉。
而復升。明而晦。而復明。而不見君子。以際千端萬緒。齊
上心來。而不能自遣。我思豈不悠。不止思從役之久。道

言通一卷
之云遠二句，正是其思中想望迫切之情。非是不來已久，又恐遠道為阻也。

不知德行，猶云這箇好道理，意君子所必知也。不伎不求，正所謂德行。此是心學而于處世用之。行役為爭功爭能之地，尤宜曉此。明之望夫，而曰百爾君子，詞不迫切。若此要之旅中相聚不止，一身入各自善，自然相及，亦是至理。

匏有若葉

此詩刺淫之意，見于次章，而不指其人。前章止托喻立案，後言古禮不可恃，非類不可泛，總示以禮義之當度。苟度禮義而行，自無非配而相泛者矣。識刺意在言外。

匏有若葉，喻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喻先王之防甚嚴也。凡匏必經霜落葉，方可佩以渡水。深涉又必須用匏，此時豈得為急于求濟，以身試不測之淵乎？深則厲，深字不蒙深涉，此還是深中之可濟處。水自帶以上至腰，曰厲，由膝以下曰揭，渡水不露體，故着裡衣，而渡謂之厲，裏衣禪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二則字甚活，便有量度意。

濟盈，喻淫欲之溢。雉鳴，喻春心之動。欲勝則必害理，而今曰無害，懷春則當求偶，而從非其偶，總見其無復顧忌，盡反人道之常而已。不必將禮義不度，非偶相泛，分屬男女。

○用雁取其和。亦貴其偶。旭日取其明。亦貴其始。際地日之始。升而奠雁。此是納采請期常禮。冰之未泮。尚未是歸妻時。而預先行此。所謂求不暴而節以禮也。如字迨字。照相呼應。註納采用鴈。該請期在內。以納采為六禮之始也。此納采請期之人。方是配偶。故應相送。若不待此禮。而以棘欲從人。是涉者不須其友之招。而漫從舟子之招矣。奚可哉。須字。家有味。○序曰。齔有苦葉刺。鄭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谷風

通篇全是自反其德。不甘擯棄之意。首言夫婦之常道。在

德不在色。夫之棄舊憐新。重其色也。而已之治家勤勞。免于顛覆。可謂德音之莫違。有如此德。而不一動其念。故章末動以念已為新昏時。則悽惋極矣。

首言夫婦宜和。采其德而畧其色。正所以和也。下四句。意實承上說。以陰以雨。串看。言陰而雨也。晁勉同心。有要之于久意。德音泛就婦人身上說。亦不外下治家勤勞意。莫違者。不改其初也。對顏色之違。說有違者。心與足違也。薄送我畿。亦是忠厚語。逐之則不復送之矣。誰謂二句。以彼此相形為比。與平常比。体異語。意若云。如我今日所遭。乃真可謂苦耳。形容新昏之樂。正以

形已之太苦。

淫以四句，正見夫為顏色之衰，并棄德音之善，欲戒新昏者猶戀，不忘其家之心也。我梁比閨中，我笏比閨中事。我躬二句，是毋逝轉語，似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已引治家之端，下遂舉其事盡言之。

治家恤隣，皆就相夫說，以治家為主，恤隣德是治家中事也。手足並行，不是實事，特形容其急遽如此。箋云：匍匐救之言，盡力也。凡于民有凶禍之事，隣里尚盡力往救之，况我于君子家事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如此解似于婦德更切。

昔育，即何有，何無時事，恐字貫到顛覆，凡病者于危迫，不得不已，而用毒藥，愈則棄之，故曰比于毒。

我有旨蓄，二句，是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也。項氏云：洗水湧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洗潰是形容他暴戾剝狠氣象，詭肆非上治家勤勞事，乃責以分外難任之事，蓋欲伺其不及，以為難端也。此自其將棄時說，來堅來嫁止息時也。念之則不須論到德音，豈可謂無如兄如弟情態，婉絕悲絕。

式微

微字照下中露泥中看，即後篇瑣尾流離之意，胡不二字。

是感勵其君聲口。歸以興復立說。微君之故為君圖興復之故也。中露泥中。俱借字。不作喻說。

施五

此詩以靡所與同為本旨。但先設疑寬解而後諷之。因總以切責耳。

葛始生其節密久則漸濶。二何字相應上何字。有一見驚駭意。下何字。是望救迫切聲口。不是疑問。次章何其久也。即是多日。而又頂必有與也。發問詞愈委婉。意愈迫切。明謂非此兩端。決無不救之理。言葛又言爽。時歷冬夏。其久可知。蒙戎二字。亦可想見。客

途之者。靡所與同。謂我心則既悼危亡。又思興復。而怒不在彼心上。所以多日不救耳。豈真為有與有以哉。瑣尾是形容失國君臣。沒有威靈氣焰。若此。流離本鳥名。臬顛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瑣尾即譙。脩之意。充耳瑱也。瑱所以塞耳。意謂除是耳聾不聞。豈得安然不救。猶有激其來救意思。

簡考

此詩開口說一簡字。詞意直管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蓋所以脫畧形迹。不拘繩檢。只為當世不可人意。若遇西方明主。先不容我。做此事。我亦安得任其簡哉。

簡考二字。高唱而下。掃起前三章神態不必粘定舞上說。以方將字照錫爵。恰是舞之始終。日方中而在公之前。處上處已居然是一舞人。亦無不屬目矣。侯。就形體魁梧亦帶儀度不拘說。才備重在如馬一邊。萬舞直其本分事耳。公處正是在前上處有力二句。一連說言出其勇力以執轡而聲控無不如意也。執籥以通中聲。秉翟以飾德容。皆舞中事。赫如渥赭。以枝藝得逞。無所愧怍。而見于顏色如此。工告樂備。則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之。然必錫之于君。故曰公言錫爵。誰之思。二句。洪公言錫爵。落下。現有公在。而思乃在西

方之美人。此是何意。彼美人兮二句。正寫其思中。駘宕往之緒。不專嘆其遠也。西方以地言。而時自在其中。碩人本意。到此方自家說出。有多少感慨。

泉水

全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人。因人以為不可。而始不歸也。到末章尚是有懷于衛。神狀未嘗絕望。

首章亦字聊字俱堪尋味。聊與之謀。蓋知終不得遂。而聊以寬其思念也。下云女子有行。遠父母。見弟曰不瑕有害。宛是謀度之詞。

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所經地。不是衛地。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在周為邢國賦泉水者。當是邢侯夫人。脂牽平者。載脂是先以脂塗牽。載牽是設牽在車上。還車猶云回轉。不必泥嫁持所乘。不瑕是得無二字口氣。末章出遊。是歸寧。寓言與我思字緊挽着。茲字當虛字者。註中安得二字宜玩。

北門

北門喻昏亂之朝。昏亂是臣子所諱。故借北門與嘆。不必出正意。寔者無財以為禮。貧則無財以自給。是下章室。莫知指上人說艱。頂寔貧者已焉哉。言固不見知。

于人亦無望于人矣。謂之何哉。猶云不消說得。適我者到我身上之謂。埤益輻輳。叢集意。與我者擲我身上。不復顧恤也。須知此等王事政事。必皆瑣細不切。非常職所當任者。摧是使其氣不得伸。又甚于謫。○序曰北門。刺士不得志也。則此詩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

北風

此詩只重見幾。而作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喻凄慘之象。狐鳥喻不祥之徵。風疾而有聲。則不止于涼。雪霏而密。則不止于零。見禍亂之愈急如此。

言通一卷
狐鳥之類為不祥非一而用入行政之類為不祥者亦非
一莫匪即註無非二字猶云赤者皆是狐黑者皆是鳥也
靜女
搔首踟躕是引領長望且前且却之狀蓋恐其或至而難
決耳
古者筆與針皆有管形則管之色也毛傳以為古者后夫
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新臺

此詩總是為齊女言所得非所求泚酒皆泚水義臺在河
上故也蘧蔭戚施非宣公真有此疾只國人惡之而以惡

疾狀之耳蓋既無人道即不成人形不鮮猶言豈不鮮也
是少有的人

乘舟

此詩須會詩人明知二子被害而不忍言諷為憂疑之意

栢舟

栢舟不既堅緻只取有定在之意而髦借之以暗指其伯
髦剪生時胎髮為之長則垂于冠之兩邊不忘生育之恩
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特有狐特之義而訓正者猶指之
謂亂也語意比前愈迫共伯衛信公世子餘也其弟即武
公和

精有次

中篝是間內隱奧之處。○上淫曰蒸，下淫曰報。

借老

通詩以不淑二字為主，開口下借老一字。是詩人史筆，副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笄簪也。其端刻鷄形，橫于簪頭，玼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笄，上加玉作三，玼一串說象服，即副笄玼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如山句形容委蛇之狀，宜象服，即是借老宜之，委蛇二句不過鋪張盛服，居尊氣象耳。

玼字二句言服，鬢髮二句言容貌，玉璵句言服，揚且句言

容貌，其字指宣姜言，見與他人之翟不同。揚訓上，廣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古人以眉為春山，橫黛以此，天與帝俱，以神言見，驚怪意猶字虛賦，所謂眇々忽々若神仙之髮髻也。翟是祭服，展是禮服，與上副笄六玼皆所謂象服也。清揚顏作三件，媛畧重在色，而粘服上說，此詩只為有子之不淑二句，故此二章詞愈寬和。然咏婦久而但言服飾容貌之美，則其人可知矣。

采唐

沫即書妹邦紂之舊都

鷦奔

鷦與鷦奔、鷦與鷦疆。○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惠公即朔、昭伯即頑、宣公之長庶而後之說也。

定中

定中一篇以營建為主。而歸重秉心上。蓋營建時不忘恤民。樹木又取有用。無非遠慮。而營建以前。恇地詳審。纔營建了。又恇地勸民。皆是秉心塞淵處。故舉騶北以驗富庶。見得操心之效如此。定之四句。文平而意實貫。如云審此時可作室。而必辨方。

以作室也。定星昏中。正是營室時候。此時民事已畢。故曰定。樹臬在室基中間。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以繩正之。而東西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臬影北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向定矣。此皆作楚宮時事。種植亦營建中所不可廢者。但其所樹必取可以充邊豆。伐琴瑟。隱然闕禮樂大用耳。若謂禮樂必待此興。便是呆話。

望是望一國之勢。看道可立國否。國已定在此。又不知山之向背何似。故又用景。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臬。蓋樹臬止正宮室方面。此先正一國之方面也。降就下處言。非從山上下來觀。桑是觀土之宜。桑否謂民之所資也。望

景觀卜止求後來好。故後來果然好。允戒隱之指民安物阜。但不必與下章粘合。

匪直二句承上起下。人即指農桑之人言。秉心不是空之。秉此一心。謂經畫此事。心即秉于此事也。分明說文公如此操心。所以能光復舊業。而却在收慶輕之點出。此詩旨所以為妙。

蝦蟇

一章賤之。二章惡之。三章切責之。女子有行二句。言婦人正始之禮也。註不顧冒行。正不顧此。正禮大無信二句。一直疊說。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失貞信之節。即昧天理之正。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群臣而刺在位。其君之化無禮儀也。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見爾雅翼儀指身容之可象者言。禮以及為文。即此者是謙抑退遜之意。禮則舉全體而言。

干旄

三章只一意。車馬旌旂。不過大夫常儀。為見賢而作。故極道其盛。如此禮意之勤。只就見賢上看。不重在儀衛。何以二字有嘖嘖贊嘆。矜詡不盡之意。蓋事出創見。極為賢者。

慶幸以為不知何等陳說可稱此殊遇也。車後所建有鳥隼之旗。有干。首注旄曰旂曰旒者蓋旂之正幅為旒旒則末垂者也。建于車之旄素絲以繫之。載夫旄之車良馬以駕之二之字俱指干旄言。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駮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五之六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屢更儀衛之理只是極誇其盛耳。

序以此為許夫人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而賦此詩則望人救衛之心迫于歸唁以控

于大邦二語證之。良是。凡言驅馬登丘行野皆非寔事。憂大夫之來怨大夫之沮俱非寔情。不過曲寫其煩懣難堪。遑迫無聊之意耳。言下却若歷々真履其事。此是詩之妙境。

歸唁內有控大邦以英國興復意。只未說出詩作于廬漕時故曰至漕。跋涉是來得忙迫不避水巢。痛悠々言至。俱是意中摹出虛景。不遠者此心依々只係于衛也。而段止一意而層疊言之。以見思之迫切。活看善懷。方有含蓄。不必泥定歸唁。玩亦各字可見。下有爾所思。正對善懷看。揮則少不更事。不識

人情狂則執物自是，不近人情。正與有行相反。歸途涉麥，亦是設言。隱然見宗國丘墟，盡委草莽景象。按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于見麥苑，則為今年夏。尚未開隣邦救恤，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女子事耳。因猶云因某人，達于某人也。極指大邦言，有爾所思，只是多方為我摩畫，如致書遣人于義，不悖而情得以達者，不必言請救果有此意。正中兩懷，何以云不如我所之哉。上云衆穉且狂，其詞恨此云無我有，尤其詞態。

淇奧

與各止五句，各開說，雖有進盛尊嚴成就之別，然章旨互

見。得力全在切磋琢磨。有此工夫，自然成此德。惟德成故與服稱特到末方說出耳。瑟憇赫烜與末章下四句，亦各就其德之發見，寫吟嘆一番，非有淺深也。

竹內虛外，剝清勁無染，有似心体，故取為興。如切是剖析事理，一一看得分曉，磋則研窮到精微融貫地位，如琢是過絕人欲，不遺餘力，磨則磨礪到光明瑩淨地位，不必分知行。瑟是端莊慎密意，憇是可畏可象意，與大學說瑟憇不同。赫是氣象充盛意，喧是光輝發越抑之而愈揚意，有斐二句，只根上句說，終字猶云到底，不指沒世。克耳用石會弁用玉會，猶合會之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

王為飾謂之恭，諸侯王用朱白蒼三采，數以七，亦不過常飾，而德足以稱之，自然尊嚴可畏，美其服飾，即美其德也。詩人口中無德稱字，言下有瞻望丰儀肅然贊嘆之意。德之無渣滓，似曾經鍛鍊之金錫，德之無圭角，似生成溫潤之圭璧，非德有生成鍛鍊之分也。上句形容不盡，故着下句。德就切磋琢磨工夫，底于渾化而言，較與軌皆車上橫木，較在軌之上，致敏則俯而憑軌，無事則但依較，有自如氣象，獨畫較者，言儼然在重較之上，非必其在重較也。戲是戲動，謹是謹言，不為虐者，不至任情而凌物也。寬綽是自如，故即重較以嘆之。戲謹着一言字，已有不虐

意了。下句只是上來，此是動容周旋中禮處。

考槃

通詩以寬字邁字軸字作骨，而重在獨字。永字澗之旁有阿，之旁有陸，只是一處。考槃句不要看作寂寞境界，寬邁軸以胸次言，不離考槃，亦不粘考槃。注此字各就此三字言，獨寐二句是詩人想像，頤人如此耳。獨寐而寤，獨寤而言，之而又歌，之而又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

邁從草從過，有草，過得之意。軸訓盤桓不行，亦見從容自如意。○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

退而窮處

碩人

族類容貌及始嫁時人情禮儀俱就世情易見者言意謂人雖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言外有疑怪咨嗟之味碩人二句不斷如云此頌然而長衣錦褰衣之碩人其族類之貴如此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子爵其言侯者通也補倩正是笑之巧盼即是目之美

來嫁事輕還重在人情懽喜上四牡二句是馬翟第是車朱字翟字要緊朱憤擬人君之貴翟第極小君之儀朝謂入君之朝也未二句分明畫出舉朝洵為入主嚴重大

雖光景說出相親却似昵

河水章重末二句禮儀盛備即在士女姣好上看

氓

詳味此詩其立言最有序於是悔之無及真可扼腕荀文若之失身曹瞞柳三州之濡足叔文其是類也夫

私奔安得有媒故註曰責兩無以難其事此是卜之體卦是筮之體桑之未落二句是比吁嗟鳩兮二句是興曰未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三歲食貧是言相從後貧勞之歲月非只三歲相聚便見棄也照後章老使我怨可見不爽就始終一心言二行便始

終相背矣。周極二句，緊承上恨，再數其過。是通篇之主
旨。極反覆無窮也。淇則有岸二句，與至不思其反，有岸有
洋言事皆有到頭處。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
刺淫佚也，則非婦人自作。

竹竿

竹竿釣淇，是托言，淇亦不遠。只為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耳。下二章俱根遠莫致之來，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
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

也。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遊女風景。故下節躍然作自己
出遊之想。自恨不得笑語遊戲，意在言外。說詩者多以駕
言二句無思歸之意，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纔見
其絕意也。

芄蘭

芄蘭之短弱，而有蔓生之枝，本不勝末，故以與童子之佩
鱗能不我知。猶云其能非我所知也。容乃容與之容，遂如
直遂之遂，末句即足上文與倚重較字一例，亦有惜他不
自知其無能意。甲是甲于天下之甲，不我甲以不敢妄為
推崇言方渾厚。

能治煩決亂者方佩觿能射御者佩玦見說苑

河廣

二章俱是極言適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得往者不為他也。誰謂二字最可玩。一脊下四誰謂微意躍然矣。曾不容刀。明言河之小。不須強解容作用字。

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勇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亦作于此時。蓋襄公即位則衛已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

伯兮

為王前驅非必王真在行以諸侯之命。侯王之役即為王也。執爨前驅亦是婦人想見如此。

周遷在衛之東故云之東膏所以澤髮沐所以滌首是兩物象。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可証膏潘也。潘內則訓漸米汗願言即甘心之意。

萱草食之忘憂非取玩物適情也。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有深情。

有狐

有狐獨行喻鯨夫憂其無裳則欲嫁之情可見。要知此是托言蓋不欲顯言其久故托狐言之不欲顯言其欲適人。

故托無衣以憂之。苾梁而渡，故可以裳以衣，而涉曰厲，故必以帶束衣。曰淇側，則既渡水矣。故可以服。○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

此詩似賦而作比者，蓋以木瓜之微，比薄施。瓊瑤之寶，比厚報也。匪報二句，即承此借景說，不必另以正意講。○小序：木瓜，美齊桓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此詩。

黍離

詩為閔宗室過故宗廟宮室作，而詩中不見一字，直將彼字暗指而已。此是感慨最深處。二彼字，有到處盡為黍之意。行邁二句，承上來，亦須會興意，而謂我指靡也。情狀言也。搖也，即是心憂。細味風指初未嘗嘆人莫識已意，只言我如此情狀，惟知者以為心憂。若不知者，豈不謂我將何所求正見我如此搖也。心緒真是隱痛，向何人說。言下便有欲呼天意矣。此何人哉，蓋明知其人而不忍拍斥也。此字亦有含蓄，不須將宗廟宮室點破。○小弁之次章曰：跼蹐周道，鞠為茂草。○黍離之目君子于役。

通詩語意向法，俱參差變換，惟而喚君子于役，及鷄棲三句不變，似是寬閒語，正是寫情獨至處。章首三句未及言思，而思之真境已摘破矣。不知與曷字相應，言歸期不可知，連其所至之處亦不知也。說得離家以沒情形，若極豈堪。漫有家中日常棲止之物，如期到前而鷄向時棲之時，日則已暮，牛羊亦以此時下來，明見有出即有入，有旦即有暮，而欲付萍踪飄泊，杳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朱注依頓挫語法直下最得，但不應作對物思人，思則思其歸，即無歸期亦思其現今所至，是同室至情，自不能已者也。日之夕矣，句管上起下。

不日不月，是往事曷其有依，是將來事實直述。上句以起下句，幸無饑渴則後歸有期，苟字最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

君子陽

兩章將樂字結句，實送陽，陶喚起一氣直下。陽陶陶通是得之心而形之貌者，若云其所以自得處非婦人女子所知，但覺其意象如此耳。大夫東房西室作樂，即在房中人出入處也，舞位非別設，即所舞之地，便是由房由教意輕，只是招已同樂，末句繫頂咏嘆，又不重在同樂上，安貧忘勞等意，並不須說，即掃興。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也。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以戍申作主。允氏謂南許近申。其實不戍。南許恰像戍申。即弁南許亦可。時以無怨。故兼言之。不與我戍。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畿內。而我乃遠戍。不得同行也。後非其職之意。隱然見于言外。

中谷有蓷

以蓷之乾燥無潤。與已之拋棄無依。通是悲詞。不作怨詞。蓷一名充蔚。一名菴閣。耐旱草也。歲旱則物生高地者先

萎。脩訓長。蓋長茂者亦不免乾燥也。此離是相拋棄。不淑以凶荒為不善事也。即艱難意。何嗟及矣。是因極無可柰何之詞。不必強作安命語。

兔爰

我生之初。王室未東時也。此時邪正尚不甚混淆。賞罰尚不甚顛倒。故曰無為。今刑罰本備。小人而反加若子。則群小得志。而天下始多事矣。生此時者。為忠直。既不容。為巧詐。又不可。則惟有寐而不動。或可付之不知也。不必泥定作死說。百憂百凶。所關者大。不止禍之及已。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興念以
綿、終遠字相應、蓋綿、是長而不絕、如終遠、則不待長
相聚矣、三章俱是極嘆其窮、無實、依人之意、莫我亦視
之若無也、

采葛

彼采葛兮、彼采葛之人也、思念之情、以漸而深、○葛為綿
絀、蕭供祭祀、艾療疾病、葛生于初夏、聚于盛夏、故下承三
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
歲、○序曰采葛、懼讒也、蓋讒口中人、朝不保暮、是以暫別
如久別、

大車

此詩以畏字作主、大車二句是即其車服聲容之盛、以見
氣勢之不可玩如此、非畏其車服、畏其平日之刑政也、但
不須摘破政刑字面、噫、就車行之安重上說、謂予不信、
謂予此言不出于中心之誠信也、信對聲音笑貌說、

丘中有麻、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
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或云留是大夫氏子、
嗟子國共字也、麻麥盈疇、是其教民農桑所致、存
以備考、

此詩願望之意、以漸而深、將其來三字、正是望詞、不必作

疑說

緇衣

此詩專為武公作。推本桓公者，見世德深入人心，為無已之愛，所從來也。作詩者並未嘗言感德，亦不自言用愛，但望此緇衣自覺其服之怡稱，而情之不能自己，若此耳。不須泥定首句為致愛根源，試味他說個宜字，好字，蓆字，便雅然見愛之意矣。每章各上下二句相連，自為一意，而文義不斷，宜雖說是德稱其服，亦是人意中見得如此好，有美盛意思。蓆是借用字眼，試看人到蓆上，何等寬舒，何等相宜，則大義安舒義俱在其中。

緇衣，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卿，既朝而退，釋皮弁服，緇衣以聽政。館是司徒治事處，即私朝也。允諸侯入為卿士，皆授館于王室。祭是野人所自授，不是卿士之常祿。玩敬字又字，有惟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適館而又思授祭，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適館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耳。

將仲子

此詩以畏字為主，以懷字相形，無喻我里二句，順說，蓋假托之詞也。杞是里域之杞，桑即墻下之桑，檀即園內之檀，由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原無淺深，只立言之序如此。

詩通一卷

國風

四三

小序以此詩刺鄭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仲氏即指祭仲于詩之詞義不類姑存其說

叔于田

此詩要會國人喜段之與已狎昵沾、誇美之意而段輕儇浮蕩意態亦即于所美處見之
美還以態度言方有着落但須各照居人飲酒服馬看出耳仁者相周相恤、相親也、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也武者整控馳聘力能使馬也以其與混處故見其仁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服馬故見其武
按左傳莊公即位姜氏為段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原延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叛大叔段、出奔、可見所謂國人非通國之人止是其私黨而齊美如此亦全為叔段要譽致然故始易合而終離也

大叔于田

通詩以于田為主每章歸重下四句首二章總是狩時事、允道他好處俱是才力過人而又好勇所為不要折開多才好勇者火烈具舉具揚具阜所謂焚林而田也、執轡如組二句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光景如此在藪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善御是才而非勇不能搏虎是勇而

非才不克。傷汝項。暴虎說。若田事則習俗所尚。豈肯以為非而戒之。戒之。正愛之也。

乘。黃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數二句。起善射意。磬者。騎馬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磬也。控者。止馬待獸。馬隨而止。節制在手。如控也。此正見他良御。技是矢尾着弦者。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滿。弓稍頭也。覆倒也。弓滿時。弓稍向內。既放矢。則顛倒。其稍並指于前。如送矢。遠去也。此正見他善射。要知磬時未始不控。縱時即為之送。不是二事。○齊首如手。是兩股不退。而后兩驂不進。而前便有開整氣象。馬行遲。矢發希。納矢于筒。而釋其棚。以

覆之。弓則舉。而散之。總見從容整暇。而得意可掬。不重在喜其無傷上。玩注亦字。是從戒其傷女者。來詩意實各開說。

清人

重責文公不善將。上馬以駕車。矛以衛車。馬既不用。而曰馳驅不息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翱翔逍遙。兼將率言之。左旋二句。只舉將師一車而言。士卒之車。則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鄭怒其渡河。又惡高克好利而不顧君。故令將兵禦之。後師潰。高克奔陳。

羔裘

三章總是即其服之美而嘆其德之稱。舍命不渝。安處于天理之正而不變也。如宅舍之舍。曰舍則自不得渝矣。義極精而包得濶。註言當生死之際。見非生死所關。可知孔武有力。指豹飾言。司直不專。指諫君及斲國人之是非。乃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主持直道之謂。彥以德言。先養既粹。人文宣朗。足以潤色。皇猷。故謂之彥。

遵大路。○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全詩留戀深情。在不寔二字。二章一意。故舊便是情好之

人不必以義與情立說

鷄鳴

此詩是一日間警戒之言。往弋烹調交際。皆居常川內門外。所有事也。泥定脩取脩德。便是大帽子語。

鷄鳴昧旦俱。認為真。不作想像。然據其一時警惕光景。真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意在明星俗。所謂曉星也。此句是因夫有時旦之言。故想像其光景如此。翱翔有急速。爭時意。弋與鴈正是男子勤業處。不為下文飲酒作計。弋言加之。緊頂上文來。與子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意。飲酒以期偕老。亦此意也。要知此二句。不是以樂為樂。正見

憂勤中樂處如此。則夫婦兩心先安靜和好。琴瑟亦爾
安靜和好。由人心生也。註亦莫不三字宜玩。御以搏拊言
凡物在手曰御。安靜是不躁急。不煩數意。好而不靜。則淫
矣。
三知字。要認婦人汲。本念來之。是意氣所感。有以致同
類之應也。既致其來。故思贈其往。字義相應。順好是我去
順好他。順是志同道合。莊子所謂莫逆于心也。順則不忍
其疎濶。故惡問之。好之者好其善也。我好彼善。是彼以善
施我。故有報。下字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樣朋友。不是指定
三人。

有女同車

兩章美處。俱根上顏字來。翱翔是車中衣服。迎風輕舉之
狀。瓊琇即佩玉也。都就儀容閑雅上說。德音是性情之和
厚。播為美譽也。不忘久而不渝也。于瓊琇見德之容。于特
將見德之音。各以其類。○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也。齊女
賢而不取。率以無大國之恥。至于見逐。故刺之。看詩中蓋
姜。明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淫詩。

山有扶蘇

此以宜有者有之。興不宜見者反見之也。子都子充。是古
美男子。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非真以為狂與狡

美也。不過欲見已相狎之意耳。序亦以此為刺忽之所美非

蕤兮

以葉蕤而風飄興彼唱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下要字對和字者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序曰蕤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狡童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

我思與不我思是設兩端以要其必從。溱洧未必褰裳可

涉。特明其至之易耳。○序曰褰裳思見正也。在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之丰兮

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冀後會之可圖望實由悔生也。

序曰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

上章思其人而嘆其遠下則志其所居而冀其來

風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依此說則首二句是亂世光景

子矜

青矜以青緣其領也佩玉也士佩瑤珉而以青組綬帶之故曰青子佩思其服想見其人繼我二句有如怨如責之意

序曰子矜刺學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箋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揚之水

水力之微弱興我與女兩人之寡儔見不得更相棄意諫

女所欺者一人也。不信。則平日是無信之人誰人多矣。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而作是詩。

出其東門

詩意只重不慕非禮之色。其言自樂于己者。正見不動心于彼也。匪我思存。句卓然見砥柱中流念頭。如雲狀其綺靡可觀。如茶狀其輕白可愛。縞衣在身。綦巾在首。縞衣白色。下茹薏則絳色之衣也。聊樂者。自樂也。與娛則與之同樂矣。聊字有自足之意。

野有蔓草

此詩即所在以起興，故曰賦而興，重相遇二字，適願以一
人之欲言，情戚以兩人之欲言，序以此為民窮于兵革，男
女失時而思會之作。

浦

序以此為刺滯之詩，玩詩格良是二章俱以觀字贈字為
主，首四句叙其時事如此，女日下見人往而已，亦欲往也，
芍藥一名可離，故人相別者以此相贈。

鷄既鳴矣

詩入美賢妃意，只在敘事中耳，聞自擊，無非為君，而末章
尤凜乎眇色廢禮之懼，有一步緊一步意。○古者太師奏

鷄鳴，則君起，群臣之朝，別色始起，朝既盈，只盈于朝門之
下，所謂會亦只是會于朝門外，非會于殿階也。匪雞匪東
方二句，是風人形容警畏妙處，而口氣中未嘗露警畏字，
順文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出會歸，即是此法，但作賢妃
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憎在歸上見，非有兩層，不曰君之
荒于內，而言已并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言以已之
故及君，言最微婉。

子之還兮

此詩只就田獵上說，還字應還字看，茂者技藝之美也，昌
者才能之富也，揔不出便捷便利意，通重在譽人一邊。

俟我于著

此是刺者代為女子之言，故詩中毫無刺不親迎意，而俟我二字已含譏刺矣。俟我于著，正俟于門外之禮，只不知前面親迎一截事何在。由著而庭而堂，俟之次也。充耳，俟時之飾也。充耳必有纒，用雜采，故有素青黃，每章舉一色言之。華瑩英，一瓊而異其名。非累至此處，便用此飾。

東方之日

以日在東方與之子在室，不是因時以起。與室在寢內，闔在門內。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乃臣工倉皇失措之狀。只緣其君與居無節，故至此未句雖屬號令，正是與居無節處。要知這一日是這等早，別一日又要晚了，使人無可遵守。纔見無節，末句莫字只作要字看。

南山

此詩全是刺齊襄，以不欲斥言其君，是以托喻于狐駕言于魯。屨有纁黃白墨散屨，凡五等，故云五兩衡東西耕之從，南北耕之也。鄭氏曰：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是之謂告。

甫田

前二章喻臘等之無益。末章喻循序之有成。正見不必于
臘等也。然上特然獨出之貌。但、惻然不安之意。字義與
前稍別。

盧令

首章美其才德。下二章美其才貌。美者技藝之美也。即便
捷輕利意。仁者寬厚之意。鬢與髭。雖曰容貌如此。亦武勇
所奮發也。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一環貫二。則一大環
貫二小環。

敝笱

通詩重一敝字。魴鰈本可制笱。敝則不能制。文姜本可防

閑。莊公則不能防閑。下二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俟莊公命
而惟文姜蹏令也。從字最有味。唯、喻其出入自由。

載驅

此言文姜乘車馬之美。統徒御之衆。來會于齊。總是一個
了無顧忌之意。魯道發夕言。昨夜猶在此。明日已往矣。行
人以從行僕從言。

猗嗟

通詩譏刺微意。全在開口三個猗嗟字。諸則字亦是詞微。
首句各兼威儀技藝說。長以體貌言。揚以容止言。抑者貶
損收歛之意。而反若有揚之者。則揚之更當何如。目之而

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為美。踰正狀其趨走之巧。射兼大射賓射言。減兼巧力言。

美目二句言其威儀可名。目與儀原兩開說。終日射侯二句言其技藝可名。末句搃承上。還是贊嘆之詞。射只主賓射說。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擇士射于澤宮。為大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齊人所見于魯君則賓射也。自齊人言則稱其為齊甥是本旨。明非齊侯之子恐無此意。

清揚婉兮威儀之婁也。下四句技藝之婁也。舞兼文武言。選謂于以。敢上國君之子教于成均。成童舞象既冠則

舞大夏。四句反句就在貫字內了。帶上言不必分巧力。禦亂亦即粘上二句說。作未然事者。○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人。莊公十一年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葛屨。○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玩小序則魏之褊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褊亦不止使女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指也。詩只以刺褊急為主。儉嗇是褊急根。同。葛屨履霜。不過借此起興。非以儉嗇對褊急也。可以二字婉約可味。政。英宜岸宜。微一例。註繚屐猶云繚峭也。是不相宜之意。

皮屨貴，葛屨賤。女字重者，裳男子下服，之賤者，使女縫裳，則衣可知。裳統于要，使治其要，衣統于襟，使治其襟。正是縫綴之事。此二句已括于可以縫裳中。朱子要形容他急促，故下又使遂字，余以為只依文平，叙下。風刺意肯躍然。

好人提二句，美其容，象掃句，美其飾。左辟者，古人以右為尊，故讓者左，右就左，賓主相接。主階，賓西階，則左乃主位也。傳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箋曰：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礼。此解于女字更為閎切。彼汾沮洳。

此詩所刺實指貴人，但不必實為公路等官，重殊異二字，美就儀容上說，如英言俊逸，開雅如華可愛，如玉謂縝密溫潤，如玉無瑕，殊異乎公路，正所謂殊不似貴人。公行公族，揔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

園有桃

國小無政，則有亡形，故憂之。興意止四句，以核元殺，興以變度曲也。歌謠正憂之所寄，有借以諷國家刺時事意。非假此以什憂也。宣驕是倨侮，睥睨橫于胸臆，而于歌謠，發洩之。彼人是哉，謂彼當國之人，其安常而無所變更者，乃小國之休應如是也。國之無政，正坐此。出游似縱恣不羈。

者故曰周極

陟岵

詩意以瞻望為主。父曰以下俱從望中想像出來。想像親念已正是他念親處。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正是此意。不得指何事為慎也。猶來無止氣斷語連。總見情之迫切。

十畝之間

開、有無累自適之意。池、有舒而不迫之意。桑者即如所謂老農老圃。誦其為直桑採桑也。行字可味。蓋雖不能遐還此意已挽矣。

伐檀

此詩所美正所謂志士固窮。寧為其事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用力指砥行自食其力。指用世若謂砭之攻苦止為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細矣。道篇只重勵志。伐檀河干稼穡狩獵皆寓言。各章首七句言其事如此。其遇如此。其志只如此。非必為其事時便思求售。因其不售而失此志也。不稼四句非君子口中語亦不是將來作伐檀比例。只詩人摹擬其寧甘窮約決不苟得之意如此。注中其志以為字可味。而胡字即是休想的口氣。正其志堅不可奪處。末二句際承上文。嘆美不必

推到仕而不苟祿上、
坎、二字是摹擬、攻、苦、意、象、河水句是寫凄凉光景、一夫
所居曰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三百屋、則一夫兼三百夫
之獲也、伐輻、伐輪、雖泛言、實蒙上伐檀說、木秉、猶俗云禾
把、

碩鼠○序曰、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于民、
不修其政、

此與有猗、綏、一、例、借鼠以指在位、諱之也、只依文說、不
必泥鼠、志不必補出、在位之人、三歲貫女、言受其貪殘之
久也、曰將去、亦尚有徘徊、故土之意、直訓宜者、久困于此、

得遂其生于彼、與相宜也、

蟋蟀

通詩以思為主、三相戒處、以漸而深、然思居畢竟是所最
急、外與居對、而憂則即為妨居之憂矣、三職字、宜體認居
字、外字憂字、與下瞿、、蹶、、休、、照看瞿、、正是思居情
態、思及外、則趨此、又恐失彼、所以蹶、、思憂乃能無憂、
故休、也、末二句、都是這上語、全在自已思緒抽動處、想
像發揮、而特將良士作証、非必待就彼取法也、
日月其除、只就現在務閒之歲月言、過此則歲事將興矣、
居正指農事言、由農推之家常應酬之事甚多、摠謂之外、

未說到事變。若就所做事內生故變。則憂也。朱注蓋其
事變三句。是起下蹶。話頭若認思慮所不及為外。則是
意外。非所治之餘也。看思外不宜迂遠說。思憂而不須十
分危迫。總靠着思居說來。自然有味。
孔疏云。後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後。亦用以納禾稼。後車
休是農事畢也。

山有樞

人有財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材。故取為輿。衣裳
等物。俱勤勞所得者。弗曳等。只為思居思憂。不暇安享也。
洒掃不止。是安居。亦有延接燕飲。酒食四句。一串看。日

字。即歲晚之日。二且字有味。言所治事。始勿深思。且乘時
為樂也。來日苦短。及今為樂。可以延引此日。故曰永日。

楊之水

通詩以澁字為主。下聞命而隱。根澁字來。惟欲澁之。故為
之隱。

石生于水。弱而石強。以比沃本于晉。弱而沃強。素衣
者。諸侯朝祭服之裏衣。本丹朱而曰素。即純字意也。
傳曰。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曰。繡當為黼。黼丹朱中衣。
以黼黻為領。丹朱為絰也。以澁垣叔。見欲奉為諸侯。既見
正成其代晉之謀。處欲為之隱。故但以見為言。

水清石見，比晉弱而沃之，強益顯也。命字作謀字，有事不
密則害成，故不敢告人，講有命，不要露出傾晉字。○按晉
潘父弑昭侯而迎成師，國人敗成師而立孝侯，後六十年
而武公始滅晉，則此詩作于潘父之徒，國人固勿與也。
序以此為刺昭公分國以封沃，則此云不敢告人者，正以
泄其謀耳。

椒聊

以物之蕃興國之盛，下遂以所興之物點出速條二字，比
其將來當益盛也。兩手為兩，兩兩為升，碩大與蕃字一意，
只就人心氣勢上言，篤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明且
篤便是速條之勢，末二句致嘆而已，不是兩層。

綢繆

通作詩人叙詞，須會夫婦喜不自勝意。綢繆二字，暗照男
女情好，周禮仲春嫁娶，三星昏而不見之時，今昏而在
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候也。此亦算不得過時，所謂過時
者，過其婚嫁之年也。今夕何夕，正是過時之意，註忽見二
字，從何字生來，有喜慰驚疑，恍然如夢之態，各子兮句，皆
男女自謂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歡樂有極，喜幸
無量。○星隨天轉，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

秋社

此詩以獨字為主，全重自傷意。以獨生之杜，則甚茂。興獨行之人，則無與。此反興也。興止第三句，踴々眾々，就情義上說，正是孤特形狀。豈無二句，正踴々眾々，中情事非原其所，以孤特也。比有眷戀之意，似有扶持意。開說胡不二字，分明是嘆恨之詞，不必作求助于人看。

羔裘

此詩應依小序刺大夫不恤民說。居々究々，若從好邊說，則一是身與之相依，一是心與之相體。鄭氏以居々為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則責數大夫甚矣。說詩不妨含蓄，末二句形容仰望之切，而不恤其民意在言外。

鵠羽

適詩重不得養父母上，以違物之性，明比違民之情。是比體之似興者，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盬壞也。極以王事得休息言，復其常謂復其子職之常。

豈曰無衣

此詩只是自陳其所以請命，而倨傲自見，無自誇意。而亦嘗自謙安，還以命有所受，不可動搖言。沃自桓彝乘潘父之難入晉，為晉人敗歸。莊伯弒孝侯，又為晉人所攻。又乘鄂侯之卒伐晉，人立衷侯以拒之。屢得屢失，亦知不受王命之不安矣。吉有尊榮，交集意燠，訓煖服久，則煖也。命

出天子無更易之患故可以久

有杖之柱

寡以人民言弱以勢力言。啞肯句要本君子行道之心。諒蓋恐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屑就也。不要成。然說是不肯。曷飲食之。有思慮多方展轉。屬望之意。正是其好之切處。若做飲食無由看。便忒說煞了。

葛生

思到生離死合。皆因久出不歸來。誰字獨字。緊相呼應。言子美既不在此。我誰與手。惟獨處耳。夏日冬夜。非夏但思于日。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

則月之思。比夜之數為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為多。德為出之久耳。承前章獨字來。

采苓

序以此為刺晉獻公之聽讒。則明有所指。而不欲斥其事。故借一物言之。首二句不必依註。將子欲字喝起。只依本文平。說采此物。乃在此處。直接下人之為言。方得題肯。為字亦重。言出于為。便不可信矣。信字即然字意。中間舍旃。最重。蓋信之則不舍矣。無信。只就讒言不足信上說。無然。方屬聽讒者身上看。胡得是我使他不得行其言。不重諫人自止。

蒼生于隰，蒼生山田，及澤中，蒼生于圃。

車隣

此詩作于秦襄公始為諸侯時。須要會註中創見誇美意。下章樂意已含于誇美中。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故開口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時氣槩。未見二句。又見有深居高拱。驅後入羣的氣象。未見未字。作將字看。既見因寺人通之而得見也。與未見相應。古人席地。故瑟必須坐。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亦見有簡易相親之意。樂只就當此鼓瑟鼓簧時言。不須指出所樂何事。逝者其董言。

吾入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說。

駟鐵

此詩以狩為主。蓋大蒐為諸侯之禮。襄公首舉此禮。其威儀節度自與昔者不同。首言往狩事。次言方狩事。終言畢狩事。

六轡在手，尚不見御之善意。只言馬以駕車也。則四鐵孔阜。轡以御馬也。則六轡在手。如此。閒士說為是。婦子乃便嬖使令之入。非單指田獵之官也。

奉時二句。要見公奄有岐豐。故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掩羣之地。意默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翼者。驅

此及時之歎、圍聚一處以待君射也。翼歎見備官亦見預蓄此意最重。孔碩只帶言公曰左之然公所乘一車而言命左即左御之範其馳驅也。而舍矢即中則射之善矣。舍技是公親射。既閒是閑暇不必泥調習人游而馬閒輕車有和鸞之聲而大載其上。摠是寫一畢狩光景。○狩以講武。主習騎射擊刺。以犬逐禽猶仍戎俗。

小戎

小戎對大車言。伐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輈是輶端之軌。鈞衡以駕馬者其制從軌前稍曲而上。至末為頸。當輶端就

下以鈞衡。當服馬項上。有缺處以扼馬頸。謂之軌。輈上曲者恐碍馬體膚也。束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斷成。不隨木理不堅固耳。蒸字即在束上看。游環脅驅制駮之具也。是二件。陰鞞沃續係駮之飾也。實一件。環是一皮圈把駮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轡的故曰游。脅驅是係定的。兩條皮隔駮在服之外。如驅馬然。故曰驅。陰鞞重在鞞上。駮馬不當衡。便無用力處。故別設二鞞係兩駮之頸。繫在陰板一環。即續也。轂形圓鑿空。其中以貫軸。而周圍持三十六輻。兵車要馳驅險阻。而轂短則脫輻。故比大車長。此曰騏鼻者。見齊足而不齊。毫意。

看一駕字、還重在車上、溫大槩就其做入和厚言、在其板屋用除兇雪耻意、

騏駼駟驪駮服之色也、龍脊以衛車、不重畫龍、重合載、尚其備也、履軸以御馬、不重履軸、重鑿字、尚其文也、看如今遮前牌、軸乃駮馬之內轡、駮馬逼于脅驅、不得內入、其內轡不用牽挽、但係于軾前履上、非前之轡也、方何句、只是罪人未得意、胡然句、言情上亦放不下、

伐駟孔羣、言被輕甲之馬、諧和中節也、公牙以敵入、蒙伐以自衛、鑿之畫之、俱尚文采之意、干大者為櫓、中者為伐、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也、弓體欲止、故必以竹為閑象、

弓之形、納于弓之裡、用繩約之、而後入于轂也、厭入、以德之安靜言、即首章溫字意、秩、訓有序者、言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間之言也、此兩句、宛然摹出一意中入、

薰葭

通詩反覆詠歎、無非想像其入所在、而形容得見之難耳、一篇俱就水說、故以薰葭二句為叙秋水盛時景色、而蕭索淒涼、增入感傷之意、亦恍然見矣、薰葭可想、秦入悲歌、意氣所謂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難向人說、懸虛說個一方、政照下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入跡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會得此意、則連水亦是借話、

言通二卷 國風
○宛在水中央。正造一方想出。是意念道他如此。非果可見也。點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

岸有草。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砥。小止也。能遏水使遲流。故言。

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右者言其紆迴也。

終南

興各止五句至止要重。看正是逐戎之沒。就封之初。錦衣狐裘。言衣狐白之裘。而加錦于其上也。黻繡于裳。言黻衣者裳亦衣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頰如渥丹。頰之移也。佩玉。

將以佩之改也。

上章言能稱其位。是歎詞。下章言久于其位。是祝詞。常在此位。則今日之創見者。又為後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只就君身說。

交。黃鳥

此詩以穢戒良人為主。誰造字極重。暗指康公奉父。亂命迫之。使從也。曰將。曰防。曰禦。通就才猷智慮言。○箋曰。入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晨風

興只取晨風有歸。而君子不歸。不必牽合。末二句。是直言。

不當忘、非疑詞也、久而不返、便是忘之、日積一月、便以為多、際根憂心談、

無衣

此詩以王字為重、每章上兩句與下兩句、一呼一應、袍訓補、是綿衣、與師泛言將來事變同仇、以敵為仇、而同赴之也、是欲以相死、非求相恤、作有鼓舞之意、行有直前之意、俱靠一王字說、

按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渭陽

全詩以送為主、二贈俱送中之事、悠、我思、要于言外見、

思親意、不要說破、路車、繁纓、九就、象革、二路也、瓊瑰玉作二件、看車馬之贈、蒙送之歸、國言故取、列侯儀衛、若贈之以佩、不必泥是候服、乃一腔離情所寄也、

權輿

夏屋、作授室、看供億之厚、在其中、傳以大訓、夏、具訓、屋、渠、渠、訓、勤、言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然、則、運、作、食、亦、不妨、但、人、不、識、耳、簋、傳、以、為、黍、稷、稻、梁、公、食、夫、夫、軍、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燕、食、非、禮、食、也、權、輿、只、借、來、當、始、字、以、造、車、自、興、始、造、衡、自、權、始、也、詩、意、重、在、行、道、上、然、道、恒、關、于、禮、意、故、嘆、之、

宛丘

詩意以刺蕩為主。蕩者內就舍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蓋情思曠蕩廢盡禮法也。擊鼓值羽合者鼓所以節舞上之。久則鼓亦久矣。值訓植。當持字者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夏而一以舞為事者。文武以翟鷩羽鷩翻亦非正樂。

東門之枌

一章言舞歌之處。二章言往會之期。三章言相贈之厚。不必相承看。其下指枌桐之下。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子仲陳大夫氏殺且如今云良辰美景箋曰駿總也。欲男女合

行。

此詩玩不續其麻二句。是刺人之詞。序所謂疾乱者。近是

衡門

此詩須會隱者自家口氣。居處食色皆切近事。意實廣遠。不須粘合分析。首章可以二字正。與下章豈其二字緊相呼應。可字不着。衡泌亦不外衡泌。齊姜宋子。是言族類之貴。非言色之美也。

東門之池。○序曰刺時也。疾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

配君子也

三章只是。一個愛慕之意。反覆道之。晤訓解猶今人所謂

知趣隨其歌咏言語，輒能會其情也。

東門之揚

序曰：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墓門，序曰：此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傳，以至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首言其積惡不悛，故追其始，次言其悔禍無及，故慮其終。提醒，慶全在顛倒，思予一句。

防有鵲巢，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

馬

以宜有之物，與不當有之事，巢在防之本，上非在防也。中

唐是廟中堂，下至門之徑，甃磚屬砌于徑上者，鵲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草色似之。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若宜荒地不成，則肯中唐有甃，入宰殘之，則成其美，即有肯鵲人莫成之，則成其文，侑張謂以虛誕之詞眩惑其心，使之無定也。憂心正象此說，但謂之曰：誰則尚在，疑似之。

月出，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三章只一意，興止二句，僚美好之意，慍清亮之意，燎開明之意，窈糾幽遠而愁結也，憂受煩擾而悲苦也，天紹糾緊而急迫也，悄默憂也，慍動搖之意，慍悲愴也。

言一
林林

首章一問一應又二解指定株林之往是為夏南下遂言其往之頻也無隱諱意

澤陂

以物與地相稱與人與願相違澤水之鍾也澤障之水之岸也未開曰蒞首已發曰茨葉

羔裘

羔裘不以視朝而以私居狐裘不以朝君而以朝臣其好自脩飾不容心于治可見却不重在違制○物之思之也憂傷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救細味此詩于檜君所以

可憂處到底不曾說出

素冠

行三年喪方有禫禫有祥服素冠素衣素鞵是也不行則一脫齊衰已從吉矣安得此服見之庶見二字一氣直貫到底棘人乘之是因服而想其人因人而想其心也同歸者趨向期與之同如一者乎契之極心志與一也同歸如一謂凡可遵先王之典禮而立于無過之地者皆與之同非苟同其服已也

莠楚

此詩並不曾說出自已苦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

而樂之。其苦趣躍于言表。無知則無賦後之憂。無家無室。則無賦後之累。然本文却無處下賦後字。要說得含蓄。

匪風

詩之神全在顧瞻周道中。含無限感慨。其由來全為周失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為但且弔也。西歸未暇。美到周道自此復興。但使人心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矣。故欲以好音慰其懷。此是想望語。亦原是悲感語。誰字最可味。

蟋蟀之羽

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與歸

處者。將從容曉喻。以細娛不可玩。遠慮不可忘。庶幾得免于禍也。掘閱箋以為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或云掘與穴通。蟋游甲下有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為麻衣。

候人

此詩以刺君之用小人為主。小人之進。君子所以遠也。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迎候賓客。有士有史。有徒。何戈與殺者。其徒也。曹小國大夫止。應九人。本不當有三百。况又皆小人乎。則君子之失其戒可知矣。服冕服則必用蔽膝。故註云冕服之鞞。服媾俱從。三百赤芾。來鞞在梁。則翼不濡矣。服在小人則

服不稱矣。媵訓寵謂好合而相愛也。蒼蔚以見其非美材。南山以見其居高位。木多而得晨光。則見雲氣上溢。小人盛而得君寵。則見氣焰可畏。

鳴鳩

此詩只重美君子之用心。儀則心之運用處也。故首章揭一心字。而各章以儀言。化入得天。雖尔儀一實本心一

儀包一身之所形言。循其常度。則動容周旋。千變而歸于一矣。儀之一與心之結。不用推原。凡入除却身別無處覓心。其儀之參差而不一者。即其心之渙散而不收也。如此

儀之貞一不忒。豈非是心之固結不散。

帶弁是統儀中。指兩端伊絲者言。無他飾。伊駟者言。無他色。帶與弁各如其常度。自然相稱。即此豈不可見儀之一。○儀不忒則已之儀足以正人。非入來取正也。不忒須寬說。帶弁亦在其中。胡不萬年。重在垂法之久。不是祝壽。

下泉

前三章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末章則頌于比。下貼明正意。方起興意。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若無王也。

黍苗比大國之得所。陰雨比王朝之隆盛。有王者紀綱法度出于朝廷。天不得凌小。強不得凌弱也。勞則又有湛恩。

國遂相凌逼意。歲澤而弱小受其庇矣。要見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

七月流火

通章以陳邠俗之厚為主。節三。要見先公風化意。而衣食兩字。又是一篇骨子。首章畧言衣食之預。中四章詳言禦寒之預。末三章詳言為食之預。總不出首章意。首章備一篇大義。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於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首於春。所謂預也。火星屬陽。六月正在南方。七月西流。是暑退寒來之兆。授衣。家長舉衣褐以授家衆也。一之日。四句。正原所以授衣之故。感發以風而寒。栗

烈則無風而氣亦寒矣。何以卒歲為民言。而帶君說于耕。往中田之廬。以修田器也。寅月未便服耕而先為之備。卯月耕猶可緩而已。趨田功。故為治田早。田暖雖為民喜而亦無君要衣必先為衣。第言耕。尚未盡為食。故云言衣食之始。

揚用脩云。說文。感。羗人吹角也。其聲悲慄。故名感。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

次章春日載陽。五句對。暹。二句。一是采桑以供始生之蠶。一是采桑以飼未齊之蠶。總是一時事。載陽。遲。照前感發。栗烈。看有當春而念及于寒意。初。中。便該得女無

貴賤皆力于治蚕，所以同歸公子之女，感時傷悲也。味之
二句有無窮情景，還重在孝思。與下章搭截命題，乃以力
于蚕桑為重耳。○按蚕之未出者，以繫鬻而沃之，則易出。
今養蚕者皆然，故毛傳曰：所以生蚕，非以啖蚕也。
三章七月流火，與次章不同，前以將來言，引起今歲蚕事。
此就已然言，以引起預備來歲蚕事也。要認禦寒之備已
成，意薄。如今蘆蓆可以棲蚕，蚕月四句，已在上節桑桑內
了。只為言棲蚕之備，故重叙呵蚕之事。見得蚕而衣，衣而
再養歲，不改也。重在畢取，不重愛養意。惟蓆之月，并續
其麻，則一月而兩事也。鴟以夏至鳴，蓋應陰氣之動。三陰

用事，其鳴聲尤多，則象芳歇而麻以時成矣。故可績，未三
句總承蚕績言。玄黃朱，皆色之正者，故染以獻。不曰公而
曰公子，有上下家人一體之意。言裳則衣在其中，不必穿
鑿。只會其親上大意為得。

四章者四句，言陰之由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如此。以起
狩獵，非感物而知時也。凡物生于陽，成于陰。蓂蓋得陰氣
之最先者，蜩亦陰類，貉是狐屬，出則為狐之孽，故貉賤，狐
貴。武功是即于貉之事名之。蓋古者狩以訓武，乃君率其
民，此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為禍。而武在其中也。一之日止
是正卒，往二之日則正卒羨卒俱往。故曰其同。縱新皆取

其皮為亦可禦寒也。古者士坐犬豕。

五章因言為衣。故及治室。蓋治室亦禦寒事耳。此章對前

章。前重時變。此重物變。斯螽蝗屬。莎鷄促織也。蟋蟀蟄也。

不必泥作一物。亦不必言應陰氣。只見自暑而漸寒。物亦

鼓動于始。而收斂于寒。可見出而田者。不得入而室也。

箋謂自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良是。蓋古人章

法多用倒插類此。

六章眉壽以上。是豐于養老。下是薄于自奉。亦要看得活。

蓋老者生長農家。瓜壺苴茶。何嘗不食。但郊民之養其老。

則特有菓蔬春酒。以介眉壽。而不敢以為常食耳。註老疾

賓祭是老而有疾者。為賓而助祭者。皆有介壽之意。故并

言之。詩則止說養老。不必纏賓祭。獲穉為酒。是一聯事。釀

于冬而用于春。故曰春酒。介訓助。如調和。其血氣。培養其

精神是也。與別處作頌禱不同。

鬱奠束。是果。葵菽。是蔬。薪樗。以樗為薪也。食瓜斲薑。亦要

理會去圃意。

七章註言終始農事。蓋納稼為農之終。而思及播穀則農

之始也。論當日相戒語意。原重治室。特說詩者于言下看

出勤農意耳。黍稷二句。備言納于場者。即所謂我稼之同

也。自野入都邑。故曰上入。取茅索綯。即是官功。亟其字與

其始相應見稍後之即欲乘屋而不可得矣。
末章祭韭以上。是相勸藏水以待君啓水之祭。下是相戒
滌場以行已。祝君之禮。四之目二句。正言所以亟趨水役
之故。朋酒五句。正言所以速畢場功之故。冲有速趨意。
獻羔祭韭。祭司冰之神也。祭而啓水。重節陽氣。上滌場不
是止掃場地。凡農功所未畢者。汲欲完事也。朋酒斯饗
尺重享。君註中。鄉飲云。特引以解朋酒耳。不必拘斯字
却宜玩有不容少緩且夕意思。

鳩鷄

全詩重愛室上。俱作鳥言。正意隱在言外。首言鳩鷄毀

室。未言風雨搖室。皆暗指流言倡亂說。
呼鳩鷄者。呼武庚也。取我子者。二叔墮其術中也。語意若
不歸咎二叔。恩斯二句。極言愛子以明取子之毒。而見室
之必不可毀。

次言深憂室而預防其毀。正承不可毀室來。只寫得自家
謀國的意思。還不會說到勤勞上。吃緊在一迨字。或能悔
予亦庶幾如是。非斷無人悔也。照下趨飄搖自見。
傳曰微剝也。釋文土作杜。方言東齊謂根曰杜。
三章承上說。蓋既思以未雨綢繆免下民之傷。則一身勤
勞。自不暇恤矣。拮据言手。卒瘁言口。互文也。惟手口並作

故手口俱病。蓄租皆虛字。謂持茶以積起來也。不平者。徹土綢繆與持茶蓄租。不必辨其孰先孰後。總是危苦之詞。一章自為一意。疊々相承。

予羽二句。紫水。上章來。風雨二句。與陰雨相應。而下民之侮在其中。惟音曉々。全為愛室苦心。不容自己。蓋一身勞瘁不足惜。而室家未安。深可哀也。勿以此為作詩之由。

東山○序箋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歸攝政。三監與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

歸

通作歸。士口氣。四章各自有欣慰意。而各從勞苦說起。德

要將歸途自言意

我徂二句。在外之久也。我來二句。歸途之勞也。曰歸而心及悲。從我不得歸止來。制彼裳衣二句。是收拾作歸計。而亦見完師意矣。○謝却行枚。與得處車下。亦無兩層。但從在東時。意料漸說到在途時。光景耳。敦字亦字俱堪尋味。若直說車下之安。則意便索然。

次章皆途中意想之詞。果麤六句。作五件者。伊威亦名委黍。似白魚。多生在下濕處。常惹着鼠背。故曰鼠負。今訛作婦。宵行獨不着地言。蓋室廬荒廢。則其飛行亦無定在矣。不可畏也二句。只以畏字逼出懷字。不要泥註中然豈可

畏一轉。畏此。凄凉。光景。懷亦。改懷。此。凄凉。地面也。若說為
家人聚此而不得。不懷。便無味。
三章重婦嘆于室。我征聿至。二句。見居者方思行者之勞。
而行者適慰居者之望。光景宛然。鶴是水鳥。知天將雨。故
長鳴。不必依食。蟻註脚。鶴鳴是在途事。婦在家。安得聞之。
只想他見零雨。而悲征夫之遇。兩耳。有敦四句。念夫婦之
相見。而言見。瓜栗。又不言見之。可喜。而只言不見之。已
久。無限離合感慨。盡于言外。喜幸。不足以盡之。
末章雖極鋪張。新昏之樂。而無窮意趣。却在其舊句。與至
其儀止。註中矜者。繫佩帶也。悅佩巾也。即縞也。結之者。欲

其受戒命固結而不忘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
往送之禮。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細玩此章。即以足前
章所未了。

破斧

破斧缺斨。正三年。從征內事。亦舉勞苦。而極言之也。周公
二句。從周公心上看。哀我人斯。緊頂四國者。皇者。匡其反
側。使一于正。叱者。化其惡薄。使安于善。道者。歛其渙散。使
歸于一。蓋三監流言。則四國煽惑。周公止征一方。而曰四
國者。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也。叱與道。俱蒙是皇來。將
字。嘉字。休字。各根皇字。叱字。道字。意說。

伐柯

此詩作于既見之後。只重在下章得見上。思前之難。正所以重今之幸也。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滌。上至于柯之則。已現在手中。則斧何事求之。子已適而成禮。則媒亦無所待矣。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半。合非于鬯。俎所謂同牢而食也。

九罭

東土喜見周公。匪為其服。而所以喜見公者。說不盡。亦寫不出。故只舉服言之。看他說個衮衣繡裳。便宛然有奔走

聚觀相顧。贊嘆之狀。公歸無所。公歸不復。是明知留相王室。為公之所。無復來理。而心不忍捨。則說到信處。信宿已見悲端。末章直寫自己一片慙。無已之意。而公之當歸。被不暇恤矣。

狼跋

全詩要着註。不失其常四字。動之安重。音之完美。皆公之常也。俱本心之光明正大來。而未經詩人說出。興意以狼之進退。皆病起。公之常變自如。孫碩膚有遭疑。謗之美名也。公則何嘗有意于孫。凡人之所憑以為安。故凡為安。赤烏凡有進止。不失尺寸之意。

凡之無妄亦無凡之亦無也亦不夫又古之意

余于衛鄭之詩多存小序以備參考蓋從序說則多寓
言否即諷刺之言殊堪令人尋味若槩作淫詩抹殺誰
復誦之詩三百篇皆夫子所采以備勸戒者余不忍弗

廢也

身

然不難自美

且悲哉。未章直寫自已入武惠之無已之意而公之當難
宜為公之所無歟來野而以不為餘則若何詩數計亦已

書